

毛泽东1948年城南庄遇险

● 尤子键

1948年4月13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前委从山西五台山来到河北阜平县城南庄附近的菩萨岭。傍晚时分，聂荣臻、刘澜涛已经手举火把在路边迎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了。

刚从五台山大雪中一路过来的毛泽东，为沿途热情的群众、如画的风光所感染，豪情满怀，兴致颇高。当见到高举火把迎接他们的聂荣臻、刘澜涛时，毛泽东幽默地说：“荣臻同志，我和恩来、弼时来打扰你了，五台山上大雪，好风景。整个世界一片洁白，多惬意呀！荣臻呀，严冬已经过去，这春天的雪，踩上去咯吱咯吱的，我心里蛮舒服喽！”聂荣臻亲举火把，把从陕北来的贵客们引进了城南庄村东山脚下的军区司令部大院。

城南庄是河北省阜平县城南20公里处的一个环境优美的小山村。当时，村里有100多户人家，村前清凌凌的胭脂河缓缓流淌，村后的菩萨岭巍然挺拔。这个村庄是晋察冀军区所在地，当时军区新盖了3栋房子，聂荣臻和作战科住在村西新盖的一所小院里。他住的那栋房子里外两间，外间办公，里间住宿，北面紧挨着作战科，这便是军区机关里最好的房子了。为了让旅途劳顿的毛泽东能休息得好一点，聂荣臻把自己住的那两间房子腾出来，给了毛泽东和江青住，他自己搬到军区大院后面一排作战科的房子去住，作战科则搬出了小院。毛泽东在城南庄一住就是35天。

1948年5月18日早晨，深夜吃了安眠药的毛泽东正在睡梦中，尚未起床。

这时，聂荣臻已经起床了。他去军区大院外散了一会儿步回来，在院子里碰到了刚刚起床的江青，便停住脚步同她聊了起来。时间不长，聂荣臻便回自己房间去了。

就在这时，城南庄北面的山顶上，突然响起了防空警报。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心里“咯噔”一下，立刻跑到大院的空旷处，瞪大了眼睛向天上观望。



▲ 油画《毛泽东在阜平》

这时，已经能够听到空中传来飞机的轰鸣声。李银桥紧张地屏住呼吸，顺着声音望去，见有一架敌机已经飞到了城南庄的上空进行盘旋侦察。

接着，空中又传来一阵轰鸣声，不多时又飞来两架敌机。李银桥已经能够看清是两架B-25轰炸机。

李银桥很紧张，因为他知道城南庄和延安不一样。在延安住的是窑洞，石头砌的；而城南庄是平房，远不如窑洞厚实。在延安时，只要敌机一进入陕甘宁边区，就会有电话打到延安，延安可以及时拉响警报防空袭；城南庄距北平、大同、保定都很近，而且只能是在山头上发现了敌机的时候才能拉警报，情况已经很紧急了，毛泽东住的房间距离院外的防空洞有30多米，动作慢了就会有生命危险！

李银桥焦急地徘徊在毛泽东的房门前，想进去叫醒毛泽东进防空洞，可又考虑到毛泽东日夜劳累，难得休息，好不容易吃了安眠药才睡着，现在去叫醒他，于心不忍。这时，警卫排长阎长林轻手轻脚地跑来了，看上去风风火火，听起来又是小心翼翼，压低了嗓音问：“怎么办？怎么办？叫不叫醒老头子？”

李银桥也正拿不定主意，这时3架敌机已经临空了，“嗡嗡”叫着在城南庄的上空盘旋。李银桥和阎长林站在

毛泽东的房门前,一时间竟不知所措。幸好,敌机也只是在空中转了几圈,便又“嗡嗡”叫着向东北飞走了。

看着向东北方向飞去的敌机,李银桥断定是飞向了保定,同时还断定敌机这只是先来做侦察的,真正的轰炸机随后就会袭来。晋察冀军区的大院就建在城南庄村东的空地上,盖的是一排排整齐规矩的平房,无论从哪个方位看去,目标都十分明显,这里肯定被敌机侦察盯上了!

李银桥和阎长林招呼了卫士组和警卫排的人,命令大家做好一切防空袭准备,组织好人员守卫在毛泽东的房门前。阎长林派人取来转战陕北途中一直携带着的担架,放在大家的身边;一旦警报再响,就说明是敌人的轰炸机来了,大家必须马上冲进房去,用担架抬上“老头子”往防空洞里跑。

该吃早饭了,有人来叫大家轮换着去吃饭,可毛泽东房前的人没有一个肯离开。

8点多钟,北山上又拉响了防空警报,那声音就像惊雷一般在李银桥的心中轰鸣;再不能犹豫了,阎长林大喊一声:“照彭老总说的办!”

“照彭老总说的办”这句话,还是在人们撤离延安时,彭德怀曾对阎长林说:“关键时刻,在危急的情况下,不管主席同意不同意,你们把他架起来就跑,到了安全的地方再讲道理,主席是会原谅你们的。”

现在用上彭德怀这句话了,也用上毛泽东一直不要坐的担架了。这时聂荣臻和他的参谋长赵尔陆也赶来了,说时迟、那时快,李银桥第一个破门而入!

身穿蓝条毛巾睡衣的毛泽东,依然躺在床上睡着,聂荣臻急切地轻步上前,压低着嗓音呼唤毛泽东:“主席,敌机要来轰炸,请你赶快到防空洞去!”

沉睡中的毛泽东像是听到了聂荣臻的说话声,但也只是动了动身子,并没有醒;李银桥急了,站在毛泽东身边贴着毛泽东的耳朵大声叫道:“主席!主席!有情况!”

“哪个?”毛泽东被惊醒了,两眼朦胧望着身前的李银桥,阎长林见状,不由分说地和石国瑞一起上前扶毛泽东坐起身,大声报告说:“主席,敌机要来轰炸了!刚才已经来了3架敌机,侦察走了;现在防空警报又响了,肯定来的是轰炸机,请主席赶快到防空洞去!”

趁着阎长林向毛泽东报告情况的空当儿,李银桥匆忙抓来毛泽东的那件带补丁的旧棉袄,给毛泽东抬起胳膊硬穿上了。

毛泽东见到屋里这么多人,终于明白了眼前发生的事情。可是,他竟然毫不在意地说:“先给我拿支烟来。”

李银桥忍不住又大声喊了一句:“主席,来不及了!”

毛泽东依然若无其事地坐在床上,非常镇静地动手

再穿一穿棉袄,不慌不忙地问道:“怎么,丢炸弹了吗?”

阎长林急得直跺脚:“刚才是侦察机,没有投炸弹;这次来的是轰炸机,一来就会投弹,炸弹一下来就跑不及了……”

毛泽东皱了皱眉头,打断阎长林的话说:“丢炸弹有什么了不起?先给我点一支烟吸么!”

聂荣臻急切地再一次说:“主席,敌机要来轰炸,请你赶快到防空洞去!”

毛泽东冷冷一笑,竟风趣地说:“不要紧,没什么了不起!无非是丢下几块铁砣砣,正好打几把锄头开荒么!”

聂荣臻急得不能再急了,一连几声说:“主席,你必须立刻离开这里,我要对你的安全负责!”

可是,毛泽东依然稳坐在床上,抬起右手摸一摸他下巴上的那颗痞子,同时看了李银桥一眼,还是不想动的样子。

情况已经万分紧急。情急之中,毛泽东的秘书陈伯达也不顾个人安危,跑进毛泽东的卧室,叫人架上毛泽东,马上进房后30米处的防空洞躲避。李银桥不管三七二十一,粗鲁地将手一下子插入毛泽东的腋窝下,聂荣臻随即向赵尔陆递了个眼色,阎长林和石国瑞、孙振国拿来担架,聂荣臻和赵尔陆接过担架准备好抬人的架势,李银桥、阎长林、孙振国和石国瑞4个人一起用力将毛泽东架上了担架,聂荣臻和赵尔陆抬起就走,李银桥和阎长林等人立即上前替换过担架,大家七手八脚、连抬带扶地拥着毛泽东奔出了房间。

聂荣臻紧跟着担架催促道:“快呀,快!敌机要投炸弹了!敌机要投炸弹了!”

离开房间没几步,人们就听到头顶上一阵尖啸,抬担架的几个人本能地一缩脖子,不由自主地向后倒了几步脚。没等大家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就感到脚下的黄土地猛地一颤,同时“噗”的一声钝响,毛泽东身边的人都

▼城南庄晋察冀军区大院





▲毛泽东在城南庄晋察冀军区大院住所以及当年炸弹落处

被惊呆了！

天啊！3颗捆在一起的炸弹，就落在人们的身后、毛泽东的身旁，大家伸手可触！几个人不约而同地喊了一声“快跑！”即刻丢下担架，一起拥架着毛泽东往设在房后的防空洞猛冲。

“快呀，快！”聂荣臻和赵尔陆紧催着大家，“敌机又扔炸弹了！”

4个人的步伐更急了，可毛泽东却蹭着脚步连声说：“放开，我不要跑了！”

这时，大家拥架着毛泽东已经跑出了军区大院的后门，在即将到达山脚处的防空洞口时，人们的身后“轰隆隆”一声巨响，敌机投下来的炸弹在院子里爆炸了。击中毛泽东的住房，顿时黑烟滚滚，弥漫了半个天空。

“轰”的又是一声巨响，另一颗炸弹在东南方不远处的坡地上也爆炸了。

“不要紧了。”毛泽东缓下脚步说，“它轰炸的目标是房子，我们离开房子就安全了，还慌什么？”

李银桥还是不放心地催促道：“主席，到防空洞里边去吧！”

毛泽东站在防空洞前不再往里走，对他身边的人说：“给我点支烟吸，我还没吸烟呢！”

这时，又有两颗炸弹在较远一些的地方炸响了。时间不长，敌机飞走了。

人们立刻跑回军区大院，发现敌机向毛泽东住的院子投下了5枚炸弹，其中落在毛泽东门前的有一枚没有爆炸。

毛泽东走过来了，他很想上前去看看，大家拦着不让他靠前。毛泽东争不过人们，只得从院子里走过时，远远地望了一眼。

李银桥和阎长林等人在军区大院里，见那颗爆炸了的炸弹将地上炸出了一个梅花形的大坑，四周都炸成了焦土；再看那颗未爆炸的炸弹，斜插着倒栽在一个大土

坑里，坑周围也被泛起了一层黄土。

敌机投下的是几颗杀伤弹，房间里飞进了不少齿状弹片，桌椅上落了一层厚厚的尘土和砖瓦片；两个暖瓶全被震倒摔碎了，水流了一地；门窗的玻璃也全都被震碎了，床椅也有损坏；还有老百姓送来的一些鸡蛋，也被飞进来的弹片削了个稀巴烂，蛋青蛋黄流得一塌糊涂……

面对这一切，李银桥等人不禁感到一阵后怕：要是那一颗炸弹也爆炸了，要是大家的动作再稍微慢一点，要是朱德、周恩来、任弼时、陈毅、李先念等人再晚走几天，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这是毛泽东转战陕北到西柏坡途中的一次遇险。

二

毛泽东住地被炸后，聂荣臻等立即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敌机轰炸城南庄，可能是有坏人告密。聂荣臻立即找来军区保卫部部长许建国询问：“飞机轰炸时，有没有敌特活动？”

“现在还没有发现敌特活动。”许部长说，“不过，今天飞机来轰炸，肯定有坏蛋告密。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任弼时等中央首长在这里住了20多天，敌人肯定是得到了情报才来轰炸的。”

聂荣臻指示说：“肯定是有坏蛋告密，你们要抓紧破案！”

“是！”许部长语气坚定地答应了下来。

毛泽东住地被炸的消息震惊了中共军政首脑。周恩来当天就从西柏坡驱车赶回城南庄，与聂荣臻等秘密研究对策。为了保证毛主席的安全，聂荣臻随即采取了两项重要措施，一是立即将被毁坏的两间屋子修葺一新，并加强警卫，给军区机关的人员以毛主席仍然住在这里的印象。二是由于毛泽东的住处已被炸坏，加上怀疑出了内奸，敌机随时可能再来，经过周密研究，他们决定当晚把毛泽东和江青秘密转移到一个新的地方——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军区曾经住过的花山村，以进驻土改工作队的名义给毛泽东安排好住处。

花山在城南庄以北十几里处，景色也相当宜人，原是晋察冀司令部某机关所在地，只有十来户人家。毛主席住的屋后也有一个小型防空洞，很隐蔽。

毛泽东被秘密转移后，敌机一连几天对城南庄进行侦察轰炸，侦察轰炸的范围也明显扩大。整个村子浓烟滚滚，部队和村民都伤亡惨重。敌人显然失去了目标，但并没有放弃侦察和轰炸。

聂荣臻的分析是正确的。原来指挥敌机轰炸的电台就设在司令部院内，但当时并没有将案件侦破，更不知

道敌机轰炸城南庄的命令是“华北剿匪总司令部”下达的。后来，保定解放，从敌伪档案中查清了敌机轰炸城南庄的来龙去脉。

原来军区司令部小食堂的司务长刘从文，早在毛泽东来到城南庄以前，就已经被国民党军统特务孟宪德收买。他们先是打算在聂荣臻和其他军区首长的饭菜里下毒药，没有得逞。毛泽东来后，他们想采取同样的办法对毛泽东下毒药，因聂荣臻派了可靠的人员专门为毛泽东做饭，并且采用了相应的保卫措施，致使刘从文、孟宪德无从下手。后来，他们把毛泽东来城南庄的情报送到保定的特务机关，继而转报北平，致使敌机轰炸了城南庄。

当时军区司令部管理处设在城南庄附近的王快镇开办了一家烟厂，由管理处干事孟宪德担任了烟厂经理，孟因此便得以经常到完县（今顺平县）等地做生意。从纪律严明、生活清苦的军队中来到灯红酒绿的生意场，手里又掌握着大笔经费，孟宪德放松了思想警惕，过起了快活舒适的日子。没过多久，便被国民党军统特务组织盯上，请他上了几次饭馆，玩了几回女人，见他乐不思蜀，便将真情相告。孟宪德经受不住享乐的诱惑，加入了军统，并学会了发报技术，提回一部电台，藏在烟厂仓库的阁楼上。

三

孟宪德思忖自己在这个位置上要想窃取共产党的重要情报不太容易，于是便将目光瞄准了能够随便出入军区司令部的司务长刘从文。因为刘经常来孟这里买烟，孟和刘很熟，而且知道刘极喜欢和女人搭话，每次见刘在城南庄的烟铺或是别的商号里见了年轻漂亮的女人，就露出垂涎欲滴的样子。于是，为了笼络刘从文，特务组挑选了姿色出众的军统女特务秦玉君化名游玉香，到孟宪德设在城南庄的烟铺里当掌柜。

没几天，游玉香就有幸认识了“刘首长”刘从文。刘几乎每天都要到城南庄的商铺来转上一两趟，腰里常别着手枪，处处显露出首长的派头。满街的商铺小老板都对刘从文争相讨好巴结，拉他进店抽烟喝茶。这是因为“刘首长”管着司令部数百人的嘴巴，只要他往哪家店铺门槛里一跨，滚滚财源也就跟着他涌进了门。而且他买东西不挑剔，凡能入口的几乎啥都买，买的量又特别大。大家觉得“刘司务长”叫起来拗口，也不响亮，于是就称他“刘首长”。

一天，刘从文来烟铺买烟，看见新来的游玉香，眼前一亮，便上前主动搭话。

孟宪德听见刘从文的声音，赶紧从里屋赶出来，对

游玉香说：“你给我记住了，这位刘司务长是我们烟厂的财神爷，生意经常靠着他照顾的。今后见了刘司务长，你可千万要给我上心一些。”吩咐完毕，孟宪德又给刘从文介绍说：“这姑娘叫游玉香，原本在烟厂里做卷烟工，我见她长得有鼻子有眼的，两年前又去过天津英国人开的工厂里做过几个月的工，见过世面，就把她抽到城南庄烟铺里来做掌柜的。”

游玉香乖巧地对刘从文哈了哈腰：“刘首长，今后还得请你老多多关照。”

“刘首长”挥挥手：“俺还没满30哩，老个啥呀？”

刘从文第二次跨进烟铺，抽了漂亮殷勤的游玉香敬奉上来的一支烟，和游玉香说了几句话，甩手就是一笔大生意——20条香烟，差不多是烟铺平时两三天的营业额。待钱货两清后，游玉香不仅把“刘首长”挽留在客房里，说了许多感恩戴德的话，还慷慨地把10块大洋推到他面前。

刘从文嘿嘿一笑：“玉香，没想你年纪轻轻，生意场上还不是个生瓜蛋子哩。”不过，此时的刘从文还有些顾忌，他把大洋推了回去，板着脸说道：“你要把俺当做国民党的军官对待，以后俺就再也不跨你这家烟铺的门槛了。”

游玉香装出感激涕零的样子说：“过去听人说八路军军纪毫无犯，我还不相信哩。今天真正领教了，才知道这话一点儿不假，你们八路军真是天下少有的仁义之师！”

刘从文谦虚地笑了笑：“游掌柜的表扬让人听着舒坦，对俺今后的工作也是个鼓励和鞭策。”

从那以后，刘从文就隔三岔五地给游玉香送生意上门。抽支游玉香敬上的烟，喝口游玉香斟上的茶，和游玉香待在客房里拉拉话，他兴致勃勃，乐在其中。游玉香偶尔请他上附近的小饭馆喝上几杯小烧酒，他也没有拒绝。

来往的次数多了，两人也就愈发熟稔起来。游玉香这才知道刘从文不是一般的“土八路”，他上过中学，还在河南老家的小学里做过两年国文教师。后来家乡变成苏区，他又在苏区政府里当了两年文书，直到红军撤出时才正式参军。

冬末的一天，下着碎雪。黄昏时分，刘从文捉来一只野兔和一只野鸡，扔在游玉香厨房灶头上，说这都是他刚去山上老林子里打的，特地带来给她尝鲜。同时还给游玉香送来一笔大生意，说过几天城南庄要召开军区各界代表大会，让游玉香通知孟宪德赶紧准备上百条烟，他过两天就来拿。

往常到这时，游玉香就应留客吃晚饭了，可今天她刚一开口，刘从文就豪爽地说：“咋能老吃你的呢？你没见俺又是兔子又是鸡地进门么？今晚俺来掌勺，烹煎炸



▲毛泽东在城南庄工作之余休息

炒,让你好好地尝尝你刘大哥的手艺。”说罢,脱下军大衣挂在墙上,一头就钻进了厨房。

游玉香揣着明白装糊涂,不但让刘从文进厨房里忙活,还出门买回两瓶好酒,把炕烧得暖暖的,然后早早地关了店门。

等刘从文把几盘菜摆上炕桌,游玉香说道:“刘首长辛苦了,这头一杯酒,玉香应当先敬你。”

刘从文接过酒杯,眼光落在游玉香脸上:“这杯酒俺自然要喝,不过喝酒之前,俺得郑重地给你提个建议,从现在起,你不能再叫俺啥‘刘首长’了,得改口叫俺刘大哥或是从文。俺呢?也不再叫你游掌柜,叫你小妹,只要你改口叫上一声,俺马上就干了。”

游玉香笑盈盈道:“这还不容易呀!刘大哥,从文,你就把小妹敬你的这杯酒喝了吧!”

“哈哈!”刘从文心花怒放,“你这么叫俺一声大哥,俺也叫你一声小妹,这么叫着,俺和小妹就不显生分了嘛。”说罢,刘从文脖一仰,把满满一杯酒全倒下了肚。

两人坐在烧得暖暖的炕上,就这么“哥”一声过去、“妹”一声过来地叫着,相互夹菜敬酒,其乐融融。

酒过三巡,游玉香嚷着炕烧得太烫,热死人了,不但自己脱了外衣,还让刘从文把军装脱了,把手枪也扔在炕头上。

一瓶酒见底,游玉香连声嚷自己醉了,不能再喝了。刘从文忙说:“这哪儿行?哥哥我刚喝上劲头,妹子不是存心扫哥哥的兴么?俗话说‘酒逢知己千杯少’,玉香妹子,你难道就不能舍命陪你的从文哥么?”

游玉香瞟了一眼刘从文:“哥哥这么说话,妹子我今晚就是非喝醉不可了。不过,既然是你强要我喝,你就得喂我。”

刘从文赶紧端着酒杯移到游玉香的炕位上,用手臂围住游的脖子,把酒慢慢地灌进她嘴里。游一边喝着酒,

一边还把自己的手搭在了刘的手背上。刘从文像被突然通上了电流,浑身血脉贲张,无法自制,将酒杯往炕桌上一放,把游仰面朝天地按倒在炕上,开始手忙脚乱地剥她的衣裤。

没想游玉香却陡然变脸,用力将刘从文双手扳开,坐起身子嚷道:“刘从文,我见你是个八路军的长官,好心好意地款待你,你怎么能得寸进尺,干出这样的丑事来!我游玉香是良家妇女,不是那种烂贱女人!”

刘从文惊呆了,不明白游玉香为何会突然这样,傻乎乎地盯着她,一时竟说不出话来。

然而,游玉香又变了副脸儿:“刘大哥,你跟我说句掏心窝子的话,你到底是想倚仗八路军的权势来强迫我和你做一夜夫妻呢,还是想和我白头到老?如果你是强占民女,我就要到八路军司令部去告你;要是想和我做一辈子恩爱夫妻呢?那从今以后,大事小事,你就必须按我的吩咐去做。”

刘从文一听,不但悬起的心落了下来,而且还喜出望外,双膝一屈,跪在游玉香面前,指天戳地发誓:“俺刘从文自从第一眼看见你,就把你刻在俺这心窝上了。求求你嫁给俺吧!只要你点头,就是为你上刀山、下火海,俺也绝不皱一下眉头!”

游玉香看着刘从文,慢悠悠地问:“你真愿意为我上刀山、下火海?”

刘从文:“要有一句假话,天打雷劈,不得好死!”

游玉香再问:“要是我让你去为我杀个仇人,你敢吗?”

刘从文:“俺敢!”

游玉香摇摇头:“我不相信,你真愿意为我提起脑袋去杀人,你就不怕触犯八路军的军纪,不怕共产党办你?”

刘从文急了:“俺现在说得再多也没用。你告诉俺你的仇人是谁,俺马上去把他杀了,提着脑袋回来见你!”

游玉香说:“从文哥,既然你这样相信我,我也不能瞒着你,我现在要实话告诉你,我的仇人就是共产党八路军,你还敢替我去报仇么?”

刘从文脑袋“轰”地一声,目瞪口呆:“你……你不是拿我开心吧?”

“拿你开心?哈哈,我哪有那份闲情逸致?怎么样?吓坏你了吧?”

刘从文胆战心惊:“难道你……你真是国民党的人?”

“这话你算说对了,我游玉香就是国军的地下情报人员!从文哥,我看你也是个明晓事理的角色,难道就非要跟着共产党走?”

刘从文双眼发直,额头上冒出了冷汗:“你……让俺想想。”

刘少奇与中共顺直省委刊物《出路》

● 田 超

河北是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进行建党活动的基地。1919年五四运动后,在李大钊等先进知识分子的领导下,马克思主义在河北得到广泛传播,并与工人运动逐步结合起来。北方共产党组织成立后,李大钊派邓中夏、罗章龙等人在河北创办了几十处“工人图书馆”、“工人夜校”、“劳动补习学校”、“读报组”。这些组织都是党与工人阶级联系的桥梁,是河北党组织产生的摇篮。

大革命时期,在中国北方以李大钊为书记组成中共北方区委,领导着包括直隶、山西、北京、天津、察哈尔、绥远、热河、河南北部及陕北等广大地区的党的活动(1928年6月直隶省改称河北省,北京市改称北平市——编者注),这一时期如火如荼的工农运动席卷北方大地,沉重打击了奉系军阀的统治,有力地支持和配合了北伐战争。

1927年4月,李大钊等革命志士被奉系军阀杀害,大

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北方党组织失去领导中枢,顺直地区党组织破坏严重,党员人数剧减,支部活动不能开展,工作陷于半停顿状态。

《出路》创办的历史背景

1927年5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成立顺直省委时,出席会议的几位天津代表之间就产生了意见分歧。8月1日顺直省委在天津成立,为尽快恢复北方党的工作,中央任命中央委员彭述之顺直省委书记,彭述之到职后,继续坚持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公开反对八七会议确定的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在政治上坚持右倾错误,放弃对群众斗争的领导;在组织上实行家长制统治,使党的民主生活极不正常;在工作上严重脱离群众,许多党员因在党内找不

“还想什么?你们这帮土八路,还是我们国军的对手么?只要你迷途知返,答应和我们一起干,不但能马上和我游玉香上床共度春宵,以后国军来了,也少不了你一份功劳。”

刘从文咬了咬牙,站起来:“人在花下死,做鬼也风流。俺不图国民党给俺什么功劳,就是为了得到你,俺也把这条命豁出去了!”吼罢,迫不及待地便把游玉香按倒在炕上……

四

很快,经游玉香、孟宪德介绍,刘从文也参加了特务组织,3人均被委任为上尉谍报员。他们除了向敌人提供情报外,在毛泽东到城南庄以前,孟宪德还通过游玉香把几包毒药交给刘从文,要他寻找适当时机把毒药放在聂荣臻和其他高级领导人的饭菜里。刘从文害怕被发现,一直未敢下手。

4月13日,毛泽东来到城南庄,聂荣臻为了确保毛泽东和中央首长的安全,事先曾对保密、保卫、住宿、用餐等各方面都作了周密部署。为了慎重起见,他没有让毛泽东、周恩来一行到司令部的小灶上用餐。这一点引起

了小灶管理员刘从文的警觉。

刘从文得知毛泽东来到城南庄后,他准备毒死毛泽东以邀大功,但聂荣臻指派专人给毛泽东与江青单独做饭菜,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使他无法接触下手,故未能得逞。于是,刘从文把毛泽东和中央机关来到城南庄的情报迅速向孟宪德作了汇报,孟又迅速向保定的特务机关作了汇报。保定的特务机关专门派人前来侦察,当他们确定情报属实后,又向北平的特务机关和国民党的军统局作了汇报。

那天刘从文在司令部院里晒被子,就是给敌机发出的目标信号——把毛泽东住在城南庄军区机关里的详细位置向敌机报告,引来了针对毛泽东的这一场轰炸。

保定、大同解放后,我党从敌人特务的档案里,查到了此案的秘密经过和参与的敌特人员,案子真相大白。我军迅速开始抓捕,孟宪德与刘从文双双落入法网,审讯由军区政治部主任张致祥主持,在证据面前,二犯均供认不讳,被依法判处死刑,并上报聂荣臻批准,刘从文、孟宪德被处决。

但女特务游玉香却漏网了,不知去向。

责任编辑 李彦敏